

[法]卡洛琳·考德瑞尔特 [美]弗朗西斯·福山 / 著  
**Caroline Gaudriault Francis Fukuyama**

[法]杰拉德·兰斯南 / 摄影  
**G rard Rancinan**

**A SMALL MAN IN A BIG WORLD**  
**大世界 小小人**



李丹丹 刘仲敬 / 译

[法]卡洛琳·考德瑞尔特 [美]弗朗西斯·福山 / 著

# 大世界 小小人

DASHIJIEXIAOXIAOREN

[法]杰拉德·兰斯南 / 摄影

李丹丹 刘仲敬 / 译

Q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2014 © Caroline Gaudriault / Gérard Rancinan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：20-2014-227 号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大世界 小小人 /（法）考德瑞尔特，（美）福山著；  
（法）兰斯南摄影；李丹丹，刘仲敬译。—桂林：广西  
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4.10

ISBN 978-7-5495-5925-1

I. ①大… II. ①考…②福…③兰…④李…⑤刘…  
III. ①诗集—法国—现代②摄影集—法国—现代③福山，F.—  
访问记 IV. ①I565.25②J431③K837.125.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4）第 224947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：541001）  
网址：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：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桂林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（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：541100）

开本：889 mm × 1 194 mm 1/32

印张：4.625 字数：80 千字

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0 001~6 000 册 定价：3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# 目 录

引言	p 1
第一部分	
弗兰西斯·福山访谈录	p 11
第二部分	
反乌托邦	p 61
天际线	p 63
你乳白色的肌肤	p 66
幸福之门	p 70
完人	p 72
微不足道	p 74
私密的交谈	p 77
无限大	p 81
无人	p 82
奢侈	p 84
我们的孩子	p 87

你的小皮鞋	p 88
我并非有罪	p 90
人在所有这一切当中?	p 93
探险家	p 95
我是不是已经废了?	p 96
反面	p 99
政治正确	p 105
世界剧场	p 106
进步	p 109
无用	p 112
现代的野蛮人	p 114
Gangbank	p 118
矛盾	p 120
为了所有人!	p 122
不幸的人们	p 126
伦理	p 128
从此时到那一刻	p 130
气喘吁吁	p 132
心灵感应	p 135
我的世界	p 138
修复的人	p 140

## 引 言



《现代三部曲》全部完成了。我在前往斯坦福的写作旅途中，脑海内的问题始终萦回不去。如果你遇见一个毕生思考某种主题的知识分子，无论其领域多么广阔，你都希望这段经历能帮助你厘清在此课题方面的思路，甚至能获得奇异的观念：“命题”和“预期”自动浮现。我将福山的书夹在胳膊底下，离开了巴黎。在旅途中，我读完了最重要的段落，例如：“现代教育……刺激了某种相对主义的倾向。也就是说，千变万化的各种教义和价值体系都有其对应的时间地点，仅仅反映了前人的偏见和利益。这方面的相对主义不会导致要人或强者的解放，而是导致了普通人的解放……历史终结的末人不想为任何事业冒生命危险，因为他认为历史充满了毫无意义的战斗……现代教育的产儿心满意足地坐在自己家里，自诩心胸宽广、缺乏狂热……或许，这就是拿起武器的号召。人在参加斗争的时刻最有价值。斗争不是为了自我的执迷，而是为了社会的事业。或许，人类生活移交给超人的时刻尚未来临。能反抗这种事情就是伟大的……仅仅意味着我们还活着！”

我抵达了硅谷的心脏，最年轻的头脑在这里创造了一个相互联系、高度透明的数字化世界。他们怀有热忱而深刻的信念，在昨日的世界下面画了一条线。斯坦福大学



校园的星期天无异于其他日子，以陶冶身心为目的。学生们在田园牧歌似的景色中慢跑，从我身边经过，而弗朗西斯·福山则在橡树厅台阶上等我。这里是学校最古老的景点，打磨的石块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。他用钥匙打开了学术和知识圣殿的门户。我们走下长廊，经过一间间伟大政治家和国际著名哲学家的办公室。如今，他们桃李满天下。雅虎和谷歌的创始人、微软和Youtube的总裁都是他们的学生，也在这里举行会议——这座古建筑欢迎当今最前沿、最创新的思想。我们来到走廊尽头一间美丽的小办公室，里面摆满了书籍和文件。这里属于弗朗西斯·福山。

我早就在反思现代了。为了阐述引起当今世界巨变的原因，我需要隔离那些形成人类神话的伟大、普世的主题。我的兴趣在于审视人类的梦想和幻灭、对流亡和应许之地的寻找、不朽的梦想和不断变化的时间关系、让位于科学潜在希望的精神。我有西方世界的特殊视角。因此，我想到许多古老文化的家园——旧大陆，失落感不禁挥之不去。这不足为奇。虽然如此，我没有任何反复预演的“丧失价值”的乡愁。毕竟，价值注定以不同的形式丧失和重现。我们幸而没有束缚在单一的思考方式内。我经历的失落感具有更多超越时间的性质，涉及

我们赋予人与世界联系的意义，也关系到人类的本性和认同。这些就是人类今天面临的问题。乐观主义是人类固有的本性，驱使我们踏上征途。然而，我们虽然天性乐观，但每年就有二十种语言灭绝，真不知喜从何来。是的，看到所有这些消失的文明，我们何喜之有？难道见证我们部分记忆的消失和文化遗产的崩溃，居然值得欣慰？答案当然是否定的。但若不能力挽狂澜，那就太糟糕了。让当前的历史终结吧！这样，我们就能真正启程——勇敢地面对未知，开启全新的旅程，质疑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人的同一性。如果我们平静地对待面前展开的新旅程，就会体验到彻头彻尾的兴奋。

由此，末人的历险就会开启新人的伟大工程。我接受了危险的相对主义影响，再加上对未来的愿景——我当时生了两个孩子，暂时疏远了自己。此后，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。我看到孩子们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如此年轻，领略奇妙的新体验，就忍不住想到：他们的想象力、良好的判断力、沟通的愿望，有朝一日都会变成文艺复兴的关键。我别无选择，只能信任新世代。我对自己说：即使未来的情况完全不同于我们过去习惯的样子，出现启示录一样最可怕的场面，但是在此之前，我们将会目睹人性与技术结盟的转折点。我们对此不应感到恐惧。人

类的转型无法避免，抵抗暴风雨将会徒劳无益。这样的时代必将来临。我能理解众生的焦虑，不是因为这个时代比以前更糟，而是因为差异可能太大，以致无法完全接受。这是成年人的问题，有其基因合理性。另一方面，这对不爱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来说是危险的——达尔文式的图景以人类的物种演化为核心，不适者首先消亡。我们今天仍然自觉属于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，没有能力一举跨越鸿沟。我们仍然生活在当下，而非预期未来。我们几乎不能接受，我们自己生活在“历史终结”的时代。

一种历史的终结，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。人类有没有抵达政治史的最高峰？古典时代大大提升了国民和民主城邦的力量，但都没有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。二十一世纪的民主比以往更强大，但仍然大有改进的余地。现在还有没有什么创新的余地？体制自有其极限，就像体制的创造者一样，不完美，倾向于犯错误——可怜、渺小的人类设计了体制，但实施起来就靠不住了。然而，体制的脆弱性和人类的致命倾向不可分。人总是怀有完美无缺的目的论设想，一旦发现某些可能满意的东西，就觉得有必要撕碎重来。民主的安逸、满足个人愿望的权利、独裁的幸福……这就是吞没民主之友的沼泽地，随

时都在削弱他们追求民主的意向。因为，在最终的分析中，对于人类的尊严——如果这是最终目标的话——没有无穷无尽的追求，就不能实现。西方人今天的懊恼就是这样：他英勇地生存和斗争，却没有发现满意的结果。多么可悲的观察！他拒绝承认现实注定要生活和斗争。人类自以为获得了幸福，自以为可以永远开发幸福。谁还会对进步的承诺寄予多大希望？谁牺牲自己，为理想而战，谁就会经常陷入大屠杀的骗局。他怎能相信功德圆满？他的旅途永远向前，地平线在他面前不断后退。

然而，这种愚昧和天真的混合物恰恰是人类最大的力量所在。他相信黎明时节的承诺。他贪婪地渴求新事物，渴求革新和不间断的研究，因此总是超越自我，遭遇极限：可以利用的生存空间（我们当真应该离开地球吗？），思想和行动（技术应该取代人类吗？），人类的体型（我们应该掌握无穷大和无穷小吗？）。今天，人类已经深陷自己创造的世界。他变小了。而他却以为占了上风，可以比肩神明，其实是作茧自缚，穷尽了逃离的一切可能性。我们所在的世界企图摆脱人类及其创造和需求，逐渐否定人类本身的存在。我们每个人的位置都是“大世界里的小小人”。这就是我们得出的结

论：我的反思和杰拉德·兰斯南的摄影形成了共鸣，产生了殊途同归的新成果。我们两人有多年的交流，我们决定培育一种必要的诗意愿景，它属于因伟大的淳朴而心满意足的人类。

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，我们纯化了我们对事物的见解。我们看到的世界将大部分的锋芒棱角隐藏在伪装下。我们审视当代世界的人类，视界变得更加清晰——事件与态度、宇宙与神话交织在一起，更加一目了然。现在，视角的问题已经不复存在。无论西方的视角还是非西方的视角，欧洲的视角还是非欧洲的视角，法兰西的视角还是其他视角，此时此刻，这是象征性视界的问题。我们审视的人类不再是迈向宿命的个体，我们的观察点甚至更加遥远——将人类样本化约为剪影，在四周移动的形象影响下，不断寻找自己的位置。人类曾经梦想控制世界，现在必须反其道而行之，彻底改变自己和对周围事物的感知。或许有朝一日，他能够实现目标：重估自己身为人类的定义。

这就是我想见的人。很久以前，他就设想了人类书写的旅途终点。他叫弗朗西斯·福山，日裔美国人，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教书。他的文章后来加以扩展，

变成了经典著作《历史的终结和末人》（又译：《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》），引起了广泛关注。文章的发表和苏联共产主义的崩溃恰好同时。作者的观念虽然遭到了某些方面的非难，但仍然激起了知识界的波澜。几年后，福山出版了《历史的未来》，批判基因工程的道德陷阱。

在此之后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此后，我们只能推测。

杰拉德·兰斯南听到一段音乐，谱成一段诗歌——曲谱的每一个音符无论高低，都与人类的某一种特定态度相关联。我们的理念就是：在满溢的世界上，提供抽象的形式。我们破坏了观念。我们设计的运动只剩下箭中靶心的呼啸声，结果就是一系列极简派摄影和当代意识形态的反乌托邦版本，充满了怀疑、消逝的美、混沌、无用的观念和相信的意志。

这些话就像深思熟虑的思想一样，一经说出，便立刻被理解。



# 第一部分

弗朗西斯·福山访谈录



